

散文精选

长江一掬

□ 张昆伦

那是新千年的深秋,霜色染透巫山十二峰的时节,我陪同前来自荆州参加中国蓝田农民文化艺术节的《长江之歌》的词作者胡宏伟先生游三峡,在三峡大坝的观景台上,他驻足良久,望着江面翻涌的碎金,喉结微微颤动,像是要把20年前那口哽在喉头的江风咽下去。

红枫掠过他灰白的鬓角时,他像从梦中醒来,顺着石阶下到江畔水岸,突然俯身蹲下,像婴儿学步般屈膝俯首,颤抖的双手悬在翻涌的浪尖之上,迟迟不敢触碰,如同朝圣者触礁圣泉般迟疑而庄重。江水裹挟着川江号子的余韵漫过青石,在他指尖就流动的绸缎。直到浪花溅上镜片,他才猛然合拢手掌插入水中,江水在他掌心聚成一汪晃动的天空。“原来长江是有体温的!”他忽然笑出声,我看见这位写过“你从雪山走来”的诗人眼角皱纹里蓄着的不知是溅起的水珠还是别的什么。我想,这就是长江水的魔力,当年那团册上的青山绿水终究只是凝固的史册,直到他真正触摸到江水的体温,那些沉睡的意象才突然有了心跳。此刻,江风带着橘柚的清香,吹得他灰白的鬓发翻飞如芦花,也将这句句叹息吹散在西陵峡的千仞绝壁之间。他那双手分明在丈量水的重量,指节因用力而发白,仿佛要握住某种失而复得的信物。

40多年前,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在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的琴房里写下“春潮是你的风采”时,案头摆着从图书馆借来的《长江流域地理图志》,并没真正亲临过长江。琴房里铁灰的暖气管道在头顶蜿蜒,窗外白杨树的影子斜斜切进五线谱,冻僵的手指在琴键上叩击出冰凌破裂的节奏。地理图册上那条靛蓝色的曲线,此刻正盘踞在北纬41度的寒冬里,等待被音符解冻。他抱着试试心态,将所写的《长江之歌》庄重地誊写在一张明信片上,悄悄投入路旁的邮箱。结果,他的作品从近5000件征稿中脱颖而出。1984年3月24日,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内,当《话说长江》的主持人陈铎和虹云神秘地走到他身边宣布

他的作品被选定为主题歌词时,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激动得满脸通红,热泪盈眶,不知所措。

其实,那枚印着钢铁长龙的明信片,是他与长江最初的相逢。1978年那个寒露时节的黎明,南京长江大桥的钢铁骨骼曾是他全部的江南印象。绿皮火车冲破晨雾的刹那,赭红色的桥墩正将晨曦切割成流动的琥珀。隔着结霜的车窗,他看见江面漂浮的驳船正吐出苍老的汽笛,在江心犁出深褐的沟壑,鸥鸟掠过时抖落的羽毛,像极了老家辽河解冻时进溅的冰晶。邻座老农用豁牙漏风的乡音念叨“争气桥”时,他慌忙摸出笔记本,却不知该记下江水的流速,还是自己心跳的频率。那笔记本被哈出的水气润湿了半边,那些晕染的墨迹后来都长成了五线谱上的铜管音符。

此刻,他掌心晃动的江水正折射出奇异的色谱,那是走过唐古拉山六月飞雪、洞庭湖八月莲汛的长江。秋阳将水纹烙成金箔,巴东的乌柏籽、秭归的野山菊、荆州的稻穗香,都在他蜷曲的指节间静静沉淀。这捧历经6380公里、穿越四季的活水让他想起辽河封冻前最后的漩涡,那些打着旋儿的落叶曾在冰层下继续漂流,如同所有乡愁终要在更大的水域里找到归宿。

我们沿着屈原故里里的青石台阶徐行时,满山枫叶正把倒影投入江心。江水将朱砂色的波纹推向岸边,恍若《楚辞》竹筒上漫漶的丹砂批注。“望瀾阳兮极浦,横大江兮扬灵”,胡先生吟诵的声音被江风吹得忽近忽远,“当年写‘惊涛是你的气概’,其实从未听过长江的海声,只觉得自己在描摹上古神兽的脊背。”他抚摸栏杆上凝着的水汽,金属的凉意让他想起沈阳琴房里那架老钢琴的琴键。我突然明白,那些从冻土层萌芽的旋律,那浪尖上跳动的音符,不过是游子写给长江的家书,直到此刻收信人盖上水纹的“邮戳”;那些未曾抵达的远方,那些纸上得来的山河,都在与真实江水相遇的瞬间得到了确证。

货轮低沉的汽笛声中,暮色正从神女峰顶倾泻而下。航标灯次第亮起,在渐浓的秋雾里连成跳动的星链。胡先生临风而立的身影,让我想起黄鹤楼上眺望孤帆的崔颢,想起岳阳楼上把酒临风的范仲淹。这些隔着时空相望的身影,用诗文修筑的堤岸,至今仍在托举着文明的舟楫。

山道拐弯处,几株野柿子树正把果实垂向江面。胡先生突然哼起《长江之歌》的旋律,没有交响乐的恢弘伴奏,沙哑的嗓音里带着黑土地特有的沉郁,反而更透出原初的赤诚。对岸农家亮起灯火时,惊飞的夜鹭在暮色中划出断续的弧线,像极了当年他在五线谱上修改的连音符号。

在秭归码头等渡轮时,他从包里掏出那个1978年的笔记本。泛黄的纸页间还夹着南京长江大桥的剪报,铅字边缘已沁出毛茸茸的墨痕。“你看这浪花”的形状,他指着剪报上模糊的江面,“和今天峡江里的漩涡,用的是同一种笔法。”晚风掀起纸页的刹那,无数个时空的浪涛突然在暮色中重叠,从吴淞口的咸涩到虎跳峡的暴烈,都在此刻的金秋江水里达成了某种和解。

返程的江轮拉响汽笛时,夜色突然绽开中国蓝田农民文化艺术节的焰火。赤红火星坠入江心,化作千万尾游动的金鲤。胡先生掏出那个泛黄的笔记本,就着焰火的光芒写下了《江湖最美是金秋》的新作。

直到多年后,当我站在岳阳楼头看秋雨斜浸江面,才真正明白那捧江水的深意。胡先生颤抖的双手捧起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江水,更是一个民族在血脉中传承的精神伏流——它从《诗经》的“江水永矣”里发源,漫过《水经注》的竹简,最终在当代守护者的掌心里找到归宿。那些被浪花带走的诗句与音符,终究在入海口与所有支流的记忆重逢,如同胡先生指缝间滴下的水珠,此刻或许正蒸腾为巫山的云雨,或是凝冻成唐古拉山的冰晶,继续着六千里风云和月的轮回。

生活感悟

平凡幸福烟火里

□ 林利勤

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炽热与生机扑面而来,原本计划中的海滨之旅因交通拥堵临时取消。正当我对着满格的假期电量一筹莫展时,母亲接到了老家姑姑的电话:“桃子熟透啦,再不摘就要烂在枝头,正好五一假期,带孩子们回来尝尝鲜!”就这样,一场充满未知的乡村之旅,在意外与期待中拉开帷幕。

清晨六点,我们驱车驶向两百公里外的小村庄。沿途的景色从林立的高楼逐渐切换成大片绿色田野,远处山峦如黛,层层叠叠的梯田里,早稻秧苗正舒展着嫩绿的叶片。车刚驶入村口,就看见姑姑和姑父站在大樟树下朝我们挥手,姑父肩上还扛着一架长长的竹梯,梯身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土,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

走进后院,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——两亩多的桃林里,粉白的桃花早已褪去,取而代之的是缀满枝头的桃子。它们裹着薄薄果袋,在阳光的照耀下,像一个个害羞的小灯笼。姑父一边帮我们系上围裙,一边笑着说:“今年雨水足,桃子比往年都甜,咱们先摘两筐尝尝鲜!”我学着姑父的样子踮脚伸手,轻轻解开发袋,露出毛茸茸的粉嫩果实,指尖触碰到的瞬间,仿佛触到了春天最柔软的肌肤。

采摘间隙,表哥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去溪边跑。原来他早准备好了渔具,打算带我去钓小龙虾。溪水清澈见底,几尾小鱼在水草间穿梭嬉戏。表哥将绑着鸡肠的竹竿轻轻放入水中,不一会儿,就有几只通体红亮的小龙虾举着大钳子上钩了。我们蹲在溪边,看着竹篓里活蹦乱跳的战利品,笑得前仰后合,连裤脚沾满泥巴都浑然不觉。

傍晚时分,炊烟袅袅升起,姑姑的厨房飘来阵阵诱人的香气。土灶台上,砂锅咕嘟咕嘟地炖着中午的小龙虾,红彤彤的汤汁里点缀着翠绿的香菜;另一口铁锅里,新摘的桃子正与冰糖缠绵,渐渐熬成浓稠的果酱。姑父搬出竹编的桌椅,我们围坐在葡萄架下,桌上摆满了农家美食:金黄酥脆的炸小河鱼、鲜嫩多汁的粉蒸肉,还有用井水冰镇过的桃子,咬上一口,清甜的汁水在口腔四溢,暑气瞬间消散。

夜幕降临,繁星如碎钻般镶嵌在墨蓝色的天幕上。村子里格外安静,只有虫鸣声此起彼伏。表哥从屋里抱出投影仪,在白墙上投出一部老电影。我们躺在竹席上,吃着姑妈现烤的红薯,看着荧幕上黑白画面里的故事,仿佛穿越回了旧时光。微风吹过,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,恍惚间,我竟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。

这个意外的五一假期,没有繁华都市的喧嚣,没有网红景点的打卡,却让我收获了最纯粹的快乐。那些沾满泥土的双手,那些在田野间奔跑的脚步,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,都化作了记忆里最温暖的底色。原来,幸福从来都不在远方,而在身边最平凡的烟火里,在与亲人相伴的每一个瞬间。这个五一,注定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难忘的篇章,在岁月的长河里,永远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

满城草木藏甜蜜

□ 卢鼎

暮色漫过天际线时,官田湖公园便成了我每日的归处。夕阳将湖面染成流动的琥珀,我踩着碎金般的光影前行,忽见远处芦苇荡泛起点点白羽。白鹭振翅划破湖面的寂静,那瞬间,整片柳叶马鞭草仿佛被施了魔法,沉睡的紫霞轰然苏醒。

沿着湖边小径前行,转过几道弯,忽有一片雪浪扑面而来。大滨菊们整齐地排列着,宛如训练有素的士兵,将素白的裙裾铺展到景观树边缘。这些来自北国的浪客,汲取着江南湿润的水汽,将晨雾凝成花瓣上的珍珠,又把初夏的柔风酿成了三分清雅。我蹲下身,细细端详这些素雅的花朵,惊喜地发现每朵心蕊都盛着一枚金黄的太阳,恰似昨夜星辰坠入白玉盏中。微风拂过,高低错落的花枝轻轻摇曳,几个穿汉服的小姑娘举着油纸伞从花径间走过,衣袂带起的风里,大滨菊们跳起了优雅的小步舞曲。她们的身影与花海相映成趣,宛如一幅流动的古典画卷。

行至石首网红桥,一股浓烈的暗香突然袭来,却并非我所期待的清甜。糖胶树在步道旁撑开翡翠华盖,千万朵绿绣球悬在枝桠间。这来自南国的迁客,带着独特的芬芳,教人想起岭南巷陌里晾晒的陈皮与凉茶。起初,那浓郁的香气让我忍不住想要掩鼻疾走,可当我驻足观望,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。蝴蝶们醉醺醺地跌进花簇,在香气中翩翩起舞;连麻雀也歪着脑袋,在叶隙间探头探脑。原来,万物都有其生存之道,每一种芬芳都有它独特的魅力,正如我们总要学会与生活中的各种味道和解。

踏入廊桥水岸小区,一抹热烈的火焰突然跃入眼帘。谁家的矮墙上,石榴树正尽情地绽放积攒了一春的热情。那些红绡裁成的宫灯,在绿叶间哔哔剥剥地燃烧,将周围的一切都染成了暖色调,连砖缝里的青苔都映成了琥珀色。望着这火红的景象,我不禁想起老宅天井里的那株石榴树。每到端午前后,阿婆总会在树下教我们剥新蒜,火红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,像极了溅落的朱砂。时光流转,那棵石榴树或许早已不在,但这份记忆却永远留在了心底,每当看到石榴花,那份温暖与思念便会涌上心头。

归途中,忽闻孩童的嬉闹声。寻声望去,枇杷树的浓荫里,金黄的果实正在绿叶间捉迷藏。70岁的老园丁踩着木梯,小心翼翼地剪下几串熟透的枇杷,热情地塞给过路的学生。孩子们捧着果实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汗水沿着他们的手腕滴落。

我站在树影斑驳处,看着这温馨的一幕,忽然明白了杨基笔下“南风树树熟枇杷”的深意:这满城的草木,是把300年前的甜,悄悄藏进了21世纪的夏天。它们见证了岁月的变迁,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,将这份甜蜜代代相传。

最是那番朦胧美

□ 王菲菲

晨起随意看向窗外,雾色中一幅错落有致的水墨画跃入眼帘。近处的市民公园中绿树、湖泊和亭台,虽然轮廓清晰,却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白纱,与远处的浓雾交织在一起,互相辉映。而远处的街景,则是若隐若现地藏身于雾色中,一些高层建筑在雾中只能看到部分轮廓,仿佛海市蜃楼一般。与平日的一目了然相比,这份雾里观景的朦胧之美,透着些许神秘,别有一番风味。

朦胧之美在韩愈的诗中尤其明显: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诗句中的早春景色自带一番朦胧之美。透过诗人轻灵的文字,仿佛看到早春二月,乍暖还寒之际,一场小雨悄然间从天而降,娇羞的雨滴如酥油般细腻柔软,轻轻掠过大地。春草芽儿如同可爱的绿色精灵,悄悄从地面冒出头来,远远望去似有似无,朦朦胧胧,一幅淡雅优美的早春之景跃入眼帘。

朦胧美也见于西方艺术作品中。著名画家莫奈的经典油画作品《日出·印象》中,静谧的海和天连为一体,海水在晨光的照射下,呈现出淡紫色或橙黄色。海面上三只小船在深浅不同、大小不一的色块描绘下,由远及近排列着,船上的人物轮廓依稀能够辨别。在光影色彩的变换下仿佛可以感受到小船的摇曳前行。油画营造出的朦胧之美,不禁使人遐思海上日出时的宁静与喧嚣。

简单的素描里也有光影朦胧之美。不久前,在网上看到美术学院素描艺术家姚治先生的一组素描画,印象深刻。在他的人物素描中,从不刻意追求细节和结构,他用柔和的笔触勾勒画面,再加上深浅不一的光影,娇羞的少女、病床前对视的老人等各种人物,都带着一种含蓄的朦胧之美。

人与人的交往中,朦胧美也会成为爱情的催化剂。那种初识时带着距离感、隐藏着神秘感、牵连着好奇与探索。李敖和胡因梦初识时,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,一位是倾国倾城的佳人,李敖曾感慨: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,也不过如此了吧。初见的美好,成就了爱情的朦胧之美,赋予对方最完美的品质和吸引力,引人遐想。

雾里看花,虽然看不清花朵的全貌,但是我们却依然可以闻到阵阵花香。透过朦胧之美,我们看到的是更加多彩的世界,体味的是更加丰盈的人生。

水调歌头·初夏回乡

□ 孙斌

溪头飞翠羽,柳里啁流莺。春归逢五,石榴枝上炫红星。水面青荷执盖,芦畔渔翁钓月。远近荡蛙声。农人忙耕稼,闲老把诗康。
入桃园,转仙境,乐会盟。开瓶酣饮,醉语高论等闲听。故事曾经多美,斗转星移无再。谈笑一身轻,愿得长如此,余岁享安宁。



长江宜昌段鸟瞰图。

季候物语

小得盈满,人间至味

□ 钱春华

小满,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也是夏季最好的时节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:“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小满,给人一种蓄力向上,欣欣鼓舞的感觉。

“小满未满,万物可期”是人生刚刚好的状态,“小得盈满,知足常乐”,也是一种生存智慧。

在二十四节气中,带有“小”的节气名有四个,分别是小满、小暑、小雪、小寒;后三者,对应的有大暑、大雪、大寒,唯独没有小满。从哲学角度来看,这是古人的智慧,人生忌太满。

最初对“满招损”有体验,还是在少年时代。彼时,村里的养鱼大户收成颇丰,而对某邻居鱼池不让微利,招致妒嫉,邻居深夜投毒,一池鱼儿翻塘,损失数万元。虽然破了案,但两家的仇怨结下了,养鱼大户晚上再也不敢安睡,家人轮流巡视鱼塘,不堪其累。

四年前,我就职的报社撤销,工作回到原点,收入降低,一夜回到“低谷”。我调整对单位“不满

的心态,和同事们同心协力,使得企业效益一年比一年好,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升。这说明,及时化去“不满”,找准发展空间,抛弃个人暂时的得失,必能小得盈满,渐得盈满,就像那灌浆的小麦一样,最终也能让人们枕着馒头睡。

小得盈满,知足常乐。83岁的父亲来我家养老,一日三餐,给予精心照顾。半个月之后,黑瘦的父亲即变得容光焕发。不料,他说,你上班去了,我一个人,万一发病怎么办?最好还是给我请一个保姆看着。我说,一线城市保姆,每月工资在五千元以上,还要包吃住,我请不起,这样,我装一个监控,方便查看您在家的状态,这就相当于有人看着您了。父亲说,可以,我也要知足常乐,不给你增加经济负担,我在老家,弟弟也给我装了监控。

五月的池塘,嫩绿的荷叶铺满水面,含苞待放的荷花,亭亭玉立,娇羞的模样,比完全盛开时,更惹人怜爱。荷叶下面的锦鲤,来往穿梭,两鱼相约起跳时,

激起几朵小水花,给池塘平添了许多生机。类似这样的小惊喜,是大自然“小得盈满”的展现。

还有这初夏的阳光,为万物披上一层金缕衣,却又如珠光一般柔和。这样的阳光,少了盛夏的炽烈,多了几分浪漫的诗意。这样的小得盈满,缓解了我们为生活奔波的劳累,滚滚红尘,也变得不那么喧嚣了。

小满之美,美在小得盈满,美在知足进退,美在造和善。人生在世,占不完的便宜,吃不完的肉,今天的不得圆满,并不代表自己的损失是永久的,只要努力向上,失去的东西,也能在未来,以另一种方式回报回来,但是,我们不苛求圆满。

那些没有完成的愿望,没有达成的梦想,蕴含着无限的可能与希望,成为我们一代代人持续奋斗的动力。

小满未满,是天地写给我们的启示:“极致未必是美,恰到好处才是人间至味。”

亲情随笔

漂泊的船,温暖的岸

□ 汪小科

在大城市打拼了很多年,每天重复着固定的生活轨迹:挣着刚好能糊口的工资,从两眼一睁,忙到熄灯。来不及思考更多,就在困倦中睡去……

这样的情景,是很多“异乡漂泊客”的真实写照,而我们还是要怀揣炽热的心,日复一日地踏上征程。

起初,我有幸到一所私立高中当老师,朝九晚六,还有带薪的寒暑假,却也忙得喘不过气;课前常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准备教案,任期间不仅要兼顾好所有学生的学业,还要与家长适时沟通,解决各种问题。每逢带高三的时候,都得早起晚归,假期减半。几度春秋,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,却赶上学校生源锐减,只能另谋出路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把我推向了人生的十字路口,也折损了我的奋斗信念。这些年的工资本就不高,只够维持基本的生活,无论怎样拼命地工作,也没攒下多少钱。

老爸得知我的窘况后,从老家打来电话:“在外面飘累了,就回家吧!在家乡找份工作,没房租水

电、一日三餐的压力,也没大的开支,一年攒下的钱准比大城市多。日子还安稳!关键离家近,咱可以有照顾,心里踏实!”听到老爸的宽慰后,我感到漂泊的心顿时有了依靠,不再慌乱无措。但不久后,我还是决定留在大城市,换个赛道重新出发。想着或许下一份工作薪资更高,前景更好。接下来,我去应聘过很多工作,可在这个学历日渐贬值、职业分工垂直化的时代,我的际遇并不理想。

于是,我尝试着去做“低门槛”的工作。有时,为了提高工作效率,我不得不重复着一些机械化的流程。比如,在电脑上一遍又一遍地排版,编辑某些图文,对同一种销售话术,会重复上万万遍。有些兴趣特长,像写作和演讲,一旦变成了枯燥乏味的工作,就有了负担,各种考核指标压在头上,很难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才干。渐渐地,即使能得到不错的工作报酬,我也开始心生倦怠。紧绷的生活节奏、疲惫的精神状态,加上忙起来时常三餐不定,作息混乱,不久后,我就病倒了。

转眼间,用健康换来的财富就因一场大病被掠得所剩无几。一日,我躺在床上,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涌上心头。隐约间,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病房外传来:“护士,请问是这间病房吗?”“对,就是这间病房!”不一会儿,老爸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门口。只见他背着沉甸甸的背包,气喘吁吁地走过来,一边走一边打开一个饭盒,说:“路上几个小时的颠簸,没想到这红烧肉还是热乎的。闺女,赶紧趁热吃!吃饱了,病就能快快好起来!”那一刻,我闻着熟悉肉香,望着佝偻的老爸,眼眶夺眶而出。

这时,房间的一位病友关切地问我:“猜你来这里务工也有些年头了,想必挣了不少钱吧!现在有房了吗?有车了吗?”我笑着说:“都没有!只有一个好老爸!”老爸“噗嗤”一下笑出了声,我却认真地说道:“有个好老爸,胜过黄金万两!”

说完,我接过老爸手中的饭盒,大快朵颐起来,从唇齿间心间满是温暖的滋味,仿佛从未感到过孤独……